

# 鄞高花鉴

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辜成艳

高三教学楼的曼陀罗花树下养了一盆吊兰，深绿、浅绿相间的枝叶和紫色的背面混合着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静静老师告诉我，它的名字叫“油画婚礼”。油画婚礼，油画婚礼，我喃喃着它高贵的名字，心里为这浪费的取名鼓掌，可不嘛，当阳光映在紫绿渐变的叶片使其微微发红的时候，当它肥厚叶面的顶端开出三角形粉紫色小花的时候，当这一切遇上表面凹凸有致的浅米色瓦盆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真的像被油画棒涂抹过一般，梦幻而美丽。

初春，与上官老师饭后散步，必探的当是操场南边的一株垂丝海棠，看它细长花梗的顶端一点点冒出紫红色，赏它“东风袅袅泛崇光”时一抹低头的温柔。提及家乡多有垂丝海棠，可惜已多年不回乡。上官说：原来垂丝海棠是你的乡愁啊。我默许，但也为了她这句话，很认真地查阅资料，竟真有人说垂丝海棠的花语是“游子思乡”。世间机缘，如此奇妙。

更为奇妙的是，我和上官一日在桃花、樱花喧闹的九曲河畔，在“花光柳影，鸟语溪声”中，竟然寻得了一株西府海棠。

午后的阳光里，西府海棠的花朵向上张开，白里透着粉，一小簇半开的花蕾，似胭脂点点，不浓艳，但气度却超乎别种。上官一面用“形色”辨识，一面说起多年前组内的一位老教师曾为此树撰文，欣喜于其幸存至今。仔细端详，西府海棠的枝干上确实写满了创伤，但这不妨碍它在春日里绽放容光。我对上官说起北京恭王府的西府海棠，说起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《梦解红楼》一书中专门有《雪芹笔下有名花——海棠》写西府海棠风采、风度之美，“其势若伞，丝垂翠缕，葩吐丹砂”，女儿棠不落尘俗的模样便氤氲在了我们缓缓踱步的春日里了……

与我的高三孩子们，赏的最多的乃是高三教学楼西南边的三株辛夷。这早春第一花总是开在寒假返校后不久。似乎一夜间，潇洒的树形上便缀满了朵朵繁花，外紫而内白，淡定而从容。从东边的办公室向它走去，总被那如烟似霞的姹紫嫣红打动。于是，课堂的开场白自然而言就是与它有关的话题，比如我爱的台湾作家琦君，写兰心蕙质的母亲是如何在玉兰花瓣始从枝头坠入泥土时拾了来，轻轻洗净，用手剥碎，和着面粉鸡蛋和白糖制成让琦君一生念念不忘的“玉兰酥”的；比如讲起辛夷寒冬腊月毛茸茸的花苞立于枝头，像无数个毛笔头，“李太白少时，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贍逸，名闻天下”，于是那梦笔生花的故事里有多少文人的希冀，就有多少老师的祝愿……

今年的春日，在喜爱培肥养花的余老师的感染下，养了一株微月。听到它的名字叫“金丝雀”时，雀跃，想起的是我爱的唐娜·塔特的小说《金翅雀》封面上的“鸟中贵族”。待得它开出了第一朵，我方明白“金丝雀”果真花如其名。初开，金丝雀的花心是金黄色的，纯粹的黄，在太阳底下金灿灿的，像朵可爱的小面包，然我更爱它半开时层叠有序、质感饱满的样子——花未开时月未圆，寻常善待是安然，于是，插在玉壶春梅瓶里摆在教室的那一株金丝雀便生出小满的意味，如我们当年日夜奋战时的年轻模样。

还有我们在栀子花苞里怀想那消逝了的像瀑布如珠帘似的紫藤，在新栽的绣球花旁谈论的宫崎骏，那从花边走过的一届一届美好的生命……

我爱鄞高这些有着温暖名字的草木，它们日日滋养着我的性情，让我随手一撷，便是人间四月天的诗。

# 会跳舞的菩提树

北仑区柴桥中学 戴麟

太乙真人骑猪踏云的画面，像极了当代教育者的精神图腾——既不必俯瞰众生的神佛，也无需扮作普度众生的菩提，只需在云与泥之间舒展生命，让教育的姿态绽放出人性最本真的模样。这位醉眼朦胧的仙人，用沾着酒渍的衣襟拂去了传统教育的神圣光晕，让每个教育者都听见了最朴素的真理：真正的教育，不过是在人间种一株会跳舞的菩提。

当太乙真人被哪吒追得满山跑时，那些从云端跌落的一瞬间恰恰构成了最动人的教育图景。就像希腊神话里从奥林匹斯山下走下的普罗米修斯，太乙真人主动卸去了师者金身，将知识的火种藏在戏谑的川普方言里，裹在滚落泥潭的衣袍中。这种自我祛魅的勇气，让河南乡村教师张玉滚背着学生过河的身影，与成都七中网课教师梁俊抱着吉他唱古诗的歌声，在教育的星空中遥相辉映。他们都在证明：当教育者不再执着于雕刻圣像，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流动的生命之河。

山河社稷图里的修炼，是教育最精妙的隐喻。太乙真人没有用仙术为哪吒铺就黄金台，而是让少年在幻境中与心魔短兵相接。这让人想起芬兰教育中著名的“现象教学”：教师不再扮演真理的宣喻者，而是化身知识的导游，带领学生在真实的困境中寻找答案。就像北京十一学校的数学教师王春易，她把课堂变成数学实验室，让学生在拆解无人机飞行轨迹时触摸微积分的真谛。这种“不教而教”的智慧，恰似春雨润物，让知识的根系自然扎进生命的土壤。

当哪吒喊出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时，太乙真人眼角闪动的，是园丁看见花开的欣慰。这位看似玩世不恭的师父，始终相信每个灵魂都自带光焰。这让我想起日本教师斋藤孝的“三人行”教育法：教师退到学生身后，让同龄人互为镜像，在碰撞中唤醒彼此的生命潜能。就像深圳中学的“学生公司”项目，教师在商业计划书与路演PPT之间悄然埋下创造力的火种，看着少年们在试错中长出翱翔的翅膀。教育的终极使命，或许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成为自己的普罗米修斯。

在这个AI能解微积分、算法可作诗的时代，教育者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太乙真人式的智慧。那些骑在猪背上的颠簸，那些被徒弟追打的窘迫，那些用方言讲道的笨拙，恰恰构成了对抗教育异化的温柔力量。或许当我们放下雕刻圣像的刻刀，教育的真谛便会在人间烟火中自然生长——就像云贵高原的“苔花学堂”，支教教师们用背篓装着绘本翻山越岭，在孩子们心里种下漫天星斗；就像上海弄堂里的社区书院，退休教师用搪瓷缸泡着浓茶，听少年们辩论量子力学与庄子哲学。这些带着体温的教育现场，都在诉说：真正的师者，当如会跳舞的菩提，既深扎泥土，又触摸星辰。

## 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，想和人分享，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，借由我们转手，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。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一点点也没关系，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

不论你桃李芬芳，还是初入教坛，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的故事，我们愿意倾听。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，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，只要你愿意展示，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：xian-daijinbao2@qq.com  
(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)，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，以便我们联系。

